

这里的天空很开阔，对，就是开阔。清晨六点的天空，宁静，宁静到有一种完全静止的感觉。看不到什么云彩，有一点朦胧，因为时间还早。空气潮湿，有草的味道，还掺杂了一点儿热烘烘的土地的气息。抬眼望去，一大片无际的草场，黄黄的草，间或有片片绿色点缀在干草里。再远一点，我看到有水，逐渐地似乎有延伸的意思。是，这里有维多利亚湖嘛。过一会儿，我们会去看湖，湖里会有动物，我们要去看那些动物。

我在乌干达，我在非洲。

去一次非洲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经常有的事，这次机会真的非常宝贵。那还是好几年前，曾经在一次的偶然的聚会活动中遇到过几位中国驻外的使，当时大家聊得挺好，也说过有机会可以请我出国去给国外的活动演唱助兴。之后就是几年的紧张疫情时期，相互的联系也停止了。但是前不久的一

天，我的微信里忽然就来了一条信息。是中国驻乌干达的张大

使发来的，问我2024年的1月底有时间吗？能不能来乌干达参加中国使馆主办的春节庆祝晚会啊？于是，有了我平生第一次非洲之行。十几个小时的飞行，途经卡塔尔的多哈，再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行，来到乌干达的首都坎帕拉。其实三天之后的中国春节庆祝晚会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令我惊讶的是在这个感觉就像我们国家五十年前的一个县城的非洲小国，竟然有多达三万以上的华人。这些华人基本都是从国内来的，在这里摸爬滚打吃苦耐劳，帮助这个贫穷的国家修路、建厂、盖酒店，同时又挣到了大笔钱财。真是哪里有机，哪里就有我们辛勤奋斗的中国人。

可我，记得最清楚的却是那个清晨，我们来到

这里是非洲

吴霜

了乌干达默奇森国家野生动物园。头一天，我们便从首都坎帕拉驱车五个小时来到这里，下榻在公园里的酒店里。刚要进屋，就看见了门前一片干黄色的草地上溜达着一只嚼着嘴到处拱的野猪，旁若无人招摇过市。我站在离它也就是五六米远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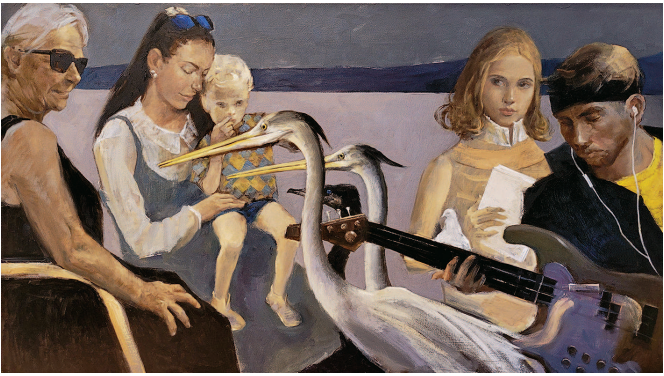


看着它在找食。我回头对送我们来的当地人、高大的黑人理查德说，哈！这就是非洲啊！他响亮地笑起来。

第二天不到六点我们就坐上“追动物”的专车出发了。人家说，去看野生动物要早去，它们会出来觅食。晚了不容易看到它们，那岂不就白来了。哦，都是勤劳的小蜜蜂。我心里说。

走了很长的路，也没有看到什么动物，正要问

意大利印象（油画）黄石



最近认识了一个同楼的朋友A，她很爱看书，也爱运动，我们偶尔会结伴外出购物或出游。

我喜欢户外运动，来到北美以后，在本地一个朋友的指导下，添置了不少轻便又保暖的雪地装、雪地靴，还参加了她所在的那个户外徒步群，再冷的天都会结伴去森林、河谷、山道徒步。

自小在南方长大的A听说我们零下十几度还在野外徒步，觉得不可思议，也很感兴趣。她购置了防寒保暖的衣物鞋袜，参加了我们的徒步群。大雪中，她像一个发现新世界的小孩一样雀跃不已，还哆嗦着双手拍照发朋友圈，让我们的冬日森林徒步之旅，因为她的出现，多了很多欢乐的笑声。

有时候，她也会邀请我去我们楼里的健身房一起运动。A对各种健身设备了如指掌，运用自如，展现

了很强的运动能力。我把所有的健身器材尝试了一遍之后，爱上了大型跑步机。健身房里恒温，只需穿轻便的短袖运动服即可，跑步机上有屏幕和音响设备，用Wi-Fi连上

存异不求同

王文献

手机后，可以看电视节目，也可以听音乐；不需担心天气，也无须注意路上的车辆和行人，专注于脚下的步伐，一个小时的运动之后，能消耗不少卡路里，对于冬季还想坚持天天运动的人，非常友好。

虽然我喜欢健身房，但多数时候，依然会选择户外运动。寒冷、风雪、大雾，对于我来说，都不是问题。天气恶劣，但和伙伴们一起坚持走完事先设定的行程，更有成就

感。而朋友A，多数时间也依然会选择在健身房里运动，充分利用各种健身设备和器材。我们就像两颗星球，在自己的轨道里运转，不定期地去对方的领域，来个小小的交集，收获一些欢乐的火花。

年少的时候，所交往的朋友，一定要声气相投、志趣一致，要求很高。好在那个时候自己年轻单纯，朋友们也一样稚气未脱，肝胆皆冰雪，因此有不少好朋友。

现在，忽然觉得，存异、不求同的朋友关系，有着现在很流行的所谓的“松弛感”，倒也非常舒服、愉快。

现在，忽然觉得，存异、不求同的朋友关系，有着现在很流行的所谓的“松弛感”，倒也非常舒服、愉快。

过去，除非在寒暑假，否则女儿并

没太多时间去发展和钻研自己的爱好。而新学期伊始，当女儿不必再拿出所有时间去拼命追赶那些“数理化学霸”，她展现出更多对学习的主动探索和对生活的热爱。

她一边读原版《人类简史》，一边做英文笔记，把认为重要的内容记下来，方便日后回顾。她还会和我们分享她觉得有意思的知识点，感叹人类进化的奇妙。

因为喜欢诸葛亮，她对东汉三国时代产生了兴趣，不仅找来《三国志》，还买下诸如“讲谈社”的《三国志的世界》等书籍作参考，对比阅读，做读书笔记。

在自学“可汗学院”的历史课时，她一边看英文视频，一边做英文笔记，有时还会配个小小的可爱插图，或是兴致勃勃地和我们聊她的观点与感悟。

因为在美国接触过一点西班牙语，如今她下载了相关学习软件，抽空就背

喀什之春

潘蒙忠

整个冬天，喀什都是灰蒙蒙的。

想念春天。春天，整个田野就是欢乐的海洋，旋转的舞姿，五彩的霓裙，唢呐吹着，阵阵悠扬；羊皮鼓敲着，声声震撼。

沉浸在欢乐中的人们多想永远留住这难得的春色啊，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年景！

就这样，从太阳升起，直到夕阳西沉，最后全都醉倒在苍茫的春天的暮色里。

偶尔翻检旧札，忽然看到了别具一格的话剧《商鞅》说明书，由该剧制作人朱大坤亲自操刀设计，这是五张一套的书签样式说明书：一面是一裁为五的《商鞅》剧照书签，另一面则是演职员表书签，构思奇巧，制作精致，如同艺术品一般无二。这是大坤的作品。

1996年首演于云峰剧场的大型话剧《商鞅》轰动了全国，更开阔了我的视野和思路，两个字：震撼！

有一位诗人写过这样两句诗：拾起又放下的，是你的信件；拾起放不下的，是我的忆念。

就在这五张书签下面，几乎同时看到了大坤给我的人生第一封函件。

新生先生：您好！

拜读了《解放日报》社出版的《连载小说》上发表的《香烟黑道上的汉子》，甚为感兴趣。题材新、可看性强，颇有现实意义。我们有意将您写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不知您的意见如何？

我刚从深圳返沪，在深时曾和深圳电视台副台长祝希娟同志谈及此事，她看了小说也颇感兴趣。目前深圳台创作中心正在分析研究，有意深圳台和青话电视剧部合作。

只是不知您有什么想法，今冒昧投书欲征求您的意见。望能给予回复为盼。

致

夏安
朱大坤 1990年7月8日

这是一封很短很短的信函——短得仅不足二百余字；这是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函——长得延伸了我们彼此之间几十年的友情。

信是寄到上海铝材厂教育科的，我当时是语文老师。信函用的是“上海青年话剧团”。邮戳印章：199071116（年月日时间）。信封上有字曰：朱大坤4313191、4335133。信封背后又有字：周六下午2点，15路电车到常熟路下，向一条马路即到青话。

均是我的笔迹。肯定，已经和大坤联系上了。

查了一下当年的日历，周六是7月14日。当时还没有双休日，上海是1995年5月1日开始实行的。

现在已经记不清当年聊了什么，依稀回想，大坤还请来了导演沈光炜。对影成三人，一定相谈甚欢。遥想当年，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记得大坤慷慨解囊在隔壁青话自营的小饭店共享了晚餐。

也许是深圳台缺位的原因，电视剧流产了。但我和大坤却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一如既往地关注我的小说创作。

一次，听了我的构思中的一部工人下岗的小说，觉得很有意思，特地推荐给了青话和人艺合并后的话剧中

心领导，围着圆桌四人聊构思聊舞台，可惜该领导兴致全无，只得作罢。

大坤鼓励我说，下岗工人的故事不但有意思而且更有意义，你一定要把小说写出来，会受欢迎的。

后来小说出版了，获得了华东六省一市的一等奖。大坤显得比我还要高兴。

忘不了，那一回，有家业余话剧团准备排我的多幕话剧《兄弟时代》，我邀请大坤帮忙打预算，他在百忙之中一口答应，没多久就交出了预算表。

不惟如此，大坤提携新人一贯不遗余力。小女当年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毕业来到淮剧团做编剧，大坤就热忱地把她推荐给上海金盾艺术团，三个月时间，燕燕创作了首部大型儿童神话歌舞剧《火焰山之故地重游》，演出大获成功。

长相忆，每逢有新的话剧上演，大坤总是热忱地电话我，邀请我去观摩。已经记不清观摩过多少回话剧了：《商鞅》《股票的颜色》《股票的缘分》《WWW.COM》

《情人树》《狗魅SYLVIA》以及刘晓庆主演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等等。清一色的制作人均为大坤。戏一上演，铁定会接到大坤的电话：新生，你和太太来看戏吗？

如此话剧人和小说家数十年如一日的神交者，谅也不多见吧？

音犹在耳，人已远行。而今凭谁问，大坤，你还好吗？只能仰天悲泣：生命朝露，艺术千秋。

音犹在耳，人已远行。而今凭谁问，大坤，你还好吗？只能仰天悲泣：生命朝露，艺术千秋。

音犹在耳，人已远行。而今凭谁问，大坤，你还好吗？只能仰天悲泣：生命朝露，艺术千秋。

音犹在耳，人已远行。而今凭谁问，大坤，你还好吗？只能仰天悲泣：生命朝露，艺术千秋。

音犹在耳，人已远行。而今凭谁问，大坤，你还好吗？只能仰天悲泣：生命朝露，艺术千秋。

音犹在耳，人已远行。而今凭谁问，大坤，你还好吗？只能仰天悲泣：生命朝露，艺术千秋。

书签式说明书

管新生



十日谈

开学以后

责编：殷健灵

开学季，我与孩子聊聊天，请看明日本栏。

